

容

宋

齋

洪邁著

隨

筆

第九冊

進步書
局校印

蘇州府志

卷之四

地理志

城郭

蘇州府城

蘇州府城

容齋五筆目錄

卷一十九則

天慶諸節

饒州兩刺史

狐假虎威

徐章二先生教人

張呂二公文論

郎官非時得對

王安石棄地

雙生以前為兄

風俗通

俗語有出

昏主棄功臣

問故居

唐宰相不歷守令

張釋之柳渾

人臣震主

五經秀才

陶潛去彭澤

羌戎畏服老將

古人字只一言

卷二十五則

二叔不咸

官皆章

月非望而食

慶善格

西漢以來加官

呂望非熊

唐曹因墓銘

唐史省文之失

李德裕論命令

漢武唐德宗

諸公論唐肅宗

孫馬二公所言

元微之詩

諫繚紱戲龍羅

詳正學士

卷三十五則

人生五計

瀛莫間二禽

士大夫避父祖諱

元正父子忠死

蕭穎士風節

石尤風

江楓雨菊

開元宮嬪

相里造

先公詩詞

州縣名同

三衙軍制

歐陽公勳封贈典

嘉祐四真

五方老人祝聖壽

卷四九則

作詩旨意

平王之孫

毛詩語助

東坡文章不可學

韓文稱名

棘寺棘卿

晉代遺文

漢武帝田蚡公孫弘

近世文物之殊

卷五十五則

庾公之斯

萬事不可過

致仕官上壽

桃花笑春風

巖先生祠堂記

大言誤國

宗室覃恩免解

唐書載韓柳文

冥靈社首鳳

左傳州郡

貧富習常

唐用宰相

史記簡妙處

玉津園喜晴詩

號巨賀蘭

卷六十二則

鄱陽七談

經解之名

卜筮不敬

糖霜譜

李彥遷守陝

姦雄疾勝己者

俗語放錢

漢書多叙谷永

玉堂殿閣

漢武帝喜殺人者

知人之難

館職遷除

卷七十四則

盛衰不可常

唐賦造語相似

張蘊古大寶箴

國初文籍

叙西漢郊祀天地

騫騫二字義訓

書劄信陵事

貢禹朱暉晚達

琵琶行海棠詩

東坡不隨人後

元白習制科

門生門下見門生

韓蘇杜公叙馬

風災霜旱

卷八十二則

白蘇詩紀年歲

天將富此翁

白公說俸祿

白居易出位

醉翁亭記酒經

白公感石

禮部韻略非理

唐臣乞贈祖

承習用經語誤

長慶表章

元白制科

八種經典

卷九十二則

畏人索報書

不能忘情吟

擒鬼章祝文

歐公送慧勤詩

委蛇字之變

東不可名園

一二三與壹貳叁同

何恙不已

兩漢用人人元元字

韓公潮州表

燕賞逢知己

端午貼子詞

卷十二則

哀公問社

絕句詩不貫穿

農父田翁詩

衛宣公二子

謂端為匹

唐人草堂詩句

公穀解經書日

柳應辰押字

唐堯無後

斯須之歌

丙午丁未

祖宗命相

容齋五筆目錄終

天慶諸節

大中祥符之世。諛佞之臣。造為司命天尊下降。及天書等事。於是降聖天慶天祺天
既諸節並興。始時京師宮觀。每節齋醮七日。旋減為三日。一日。後不復講。百官朝謁
之禮亦罷。今中都未嘗舉行。亦無休假。獨外郡必詣天慶觀朝拜。遂休務。至有前後
各一日。此為敬事司命過於上帝矣。其當寢明甚。惜無人能建白者。

號州兩刺史

唐韓休為號州刺史。號於東西京為近州。乘輿所至。常稅廐。芻休請均賦。它郡中書
令張說曰。免號而與它州。此守城為私惠耳。休復執論。吏白。恐忤宰相。意休曰。刺史
幸知民之弊而不救。豈為政哉。雖得罪。所甘心焉。訖如休請。盧杞為號州刺史。奏言
號有官豕三千。為民患。德宗曰。徙之沙苑。杞曰。同州亦陛下百姓。臣謂食之便。帝曰。
守號而憂它州。宰相材也。詔以豕賜貧民。遂有意柄任矣。俄召入。踰年拜相。案兩人
皆以號州守臣言公家事。而休見疑於名相。杞受知於猜主。遇合有命信哉。

狐假虎威

諺有狐假虎威之語。稚子來叩其義。因示以戰國策新序所載戰國策云。楚宣王問羣臣曰。吾聞北方之畏昭奚恤也。果誠何如。羣臣莫對。江乙對曰。虎求百獸而食之。得狐。狐曰。子無敢食我矣。天帝使我長百獸。今子食我。是逆天帝命也。子以我為不信。吾為子先行。子隨我後。觀百獸之見我而不敢不走乎。虎以為然。故遂與之行。獸見之皆走。虎不知獸畏己而走也。以為畏狐也。今王之地。方五千里。帶甲百萬。而專屬之昭奚恤。故北方之畏奚恤也。其實畏王之甲兵也。猶百獸之畏虎也。新序並同。而其後云。故人臣而見畏者。是見君之威也。君不用則威亡矣。俗諺蓋本諸此。

徐章二先生教人

徐仲車先生為楚州教授。每升堂訓諸生曰。諸君欲為君子。而勞己之力。費己之財。如此而不為。猶之可也。不勞己之力。不費己之財。何不為君子。鄉人賤之。父母惡之。如此而不為。可也。鄉人榮之。父母欲之。何不為君子。又曰。言其所善。行其所善。思其所善。思其所善。如此而不為。君子者。未之有也。言其所善。行其所善。思其所善。如此而不為。小人者。未之有也。成都冲退處士章啓隱者。其學長於易。太元為范子功。解述大旨。再復攤詞曰。人之所好而不足者。善也。所醜而有餘者。惡也。君子能強其所不足。而拂

其所有餘則太元之道幾矣。此子雲仁義之心予之於太元述斯而已。或者苦其思艱其言迂溺其所以為數而忘其仁義之大是惡足以語道哉。二先生之教人簡易明白學者或未知之故表出於此。

張呂二公文論

張文潛誨人作文以理為主嘗著論云自六經以下至於諸子百氏騷人辯士論述大抵皆將以為寓理之具也故學文之端急於明理如知文而不務理求文之工世未嘗有是也夫決水於江河淮海也順道而行滔滔汨汨日夜不止衝砥柱絕呂梁放於江湖而納之海其舒為淪漣鼓為濤波激之為風颺怒之為雷霆蛟龍魚鼈噴薄出沒是水之奇變也水之初豈若是哉順道而決之因其所遇而變生焉溝瀆東決而西竭下滿而上虛日夜激之欲見其奇彼其所至者蛙蛭之玩耳江河淮海之水理達之文也不求奇而奇至矣激溝瀆而求水之奇此無見於理而欲以言語句讀為奇反覆咀嚼卒亦無有此最文之陋也一時學者仰以為至言予作史采其語著於本傳中又呂南公云士必不得已於言則文不可以不工蓋意有餘而文不足則如吃人之辯訟心未始不虛理未始不直然而或屈者無助於辭而已矣觀書契

以來持立之士。未有不善於文者。士無志於立言則已。必有志焉。則文何可以卑淺而為之。故毅然盡心思。欲與古人並。此南公與人書如此。予亦載之傳中。

郎官非時得對

唐肅宗在靈武。關東獻俘百將。即死有數者。司膳員外郎李勉過而問之。曰。被脅而官。非敢反。勉入見帝。曰。寇亂之汗半天下。其欲溲心自歸無繇。如盡殺之。是驅以助賊也。帝馳騎全宥。以一郎吏之微。而非時得入對。雖唐制不可詳知。想兵戈艱難時。暫如是耳。

王安石棄地

熙寧七年。遼主洪基遣使蕭禧來言。河東地界未決。八年再來。必欲以代州天池分水嶺為界。詔詢于故相文彥博。富弼。韓琦。曾公亮。以可與及不可許之狀。皆以為不可。王安石當國。言曰。將欲取之。必固與之。於是詔不論有無。照驗。擬撥與之。往時界於黃鬼山麓。我可以下瞰其應。朔武三州。既以嶺與之。虜遂反。瞰折代。凡東西失地七百里。案慶麻中虜求關南十縣。朝廷方以西夏為慮。猶不過增歲幣以塞其欲。至於土地尺寸。弗與。熙寧之兵力勝於曩時。而用蕭禧堅坐都亭之故。輕弃疆場。設

險要害之處安石果於大言其實無詞以御之也孫權謂魯肅勸吾借劉玄德地云帝王之起皆有驅除關羽不足忌此子故內不能辨外為大言耳安石之語亦然

雙生以前為兄

續筆已書公羊傳注雙生子事茲讀西京雜記得一說甚詳云霍將軍妻一產二子疑所為兄弟或曰前生為兄後生為弟今雖俱日亦宜以先生為兄或曰居上者宜為兄居下者宜為弟居下者前生今宜以前生為弟光曰昔殷王祖申一產二子以卯日生噐以巳日生良則以噐為兄以良為弟若在上者為兄噐亦當為弟矣許莊公一產一女曰妖曰茂楚大夫唐勒一產二子一男一女男曰正夫女曰瓊華皆以先生為長近代鄭昌時文長情並生二男滕公一生二女李黎生一男一女並以前生為長霍氏亦以前生為兄焉此最可證

風俗通

應劭風俗通雖東漢末所作然所載亦難盡信其敝希姓者曰合浦太守虎旗上郡太守卽杜河內太守馮冲北平太守賤瓊木平太守到質沐寵北平太守卑躬雁門太守宿詳五原太守督瓊汝南太守謁渙九江太守荆修東海太守鄒熙益農太守移良

南郡太守為昆。酒泉太守頻暢。北海太守處興。巴郡太守鹿旗。涿郡太守作顯。廬江太守貴遷。交趾太守賴先。外黃令集一。洛陽令諸於。單父令即賈。烏傷令昔登。山陽令職洪。高唐令用蚪。此二十君子。皆是郡守縣令。惟移良之名。曾見於史。恐未必然也。

俗語有出

今人意錢賭博。皆以四數之謂之攤。案廣韻攤字下云。攤捕四數也。竹工謂屋椽上織箔曰簷。簷廣韻唐字下云。符簷竹筴也。采帛舖謂翦截之餘曰幌子。幌一懽切。注裁餘也。挑剔燈火之杖曰捺。他念切。注火杖也。李濟翁資暇集云。意錢當曰攤舖。疾道之訛。其音為蒲。此說不然。

昏主棄功臣

燕昭王伐齊。取其七十城。所存者惟莒即墨。田單一旦悉復之。使齊復為齊。而襄王聽幸臣九子之譖。單幾不免。秦苻堅舉百萬之師伐晉。賴謝安卻之。而孝武帝聽王國寶之讒。安不能立於朝廷之上。桓溫伐慕容暉。暉兵屢挫。議欲奔北。慕容垂一戰。使燕復存。乃用慕容評之毀。垂竄身。苻氏國隨以亡。朱泚據京師。德宗播遷奉天。李懷光繼叛。李晟孤軍堅壁。竟平大難。而德宗用張延賞之譖。訖罷其兵。且百端疑忌。至

於鞅鞅以死。自古昏主不明，輕棄功臣如此，真可歎也。

問故居

陶淵明問來使詩云：爾從山中來，早晚發天目。我屋南山下，今生幾叢菊。薔薇葉已抽，秋蘭氣當馥。歸去來山中，山中酒應熟。諸集中皆不載，惟晁文元家本有之。蓋天目疑非陶居處。然李太白云：陶令歸去來，田家酒應熟。乃用此。爾王摩詰詩曰：君自故鄉來，應知故鄉事。來日綺窗前，寒梅著花未。杜公送韋郎歸成都云：為問南溪竹，抽梢合過牆。憶弟云：故園花自發，春日鳥還飛。王介甫云：道人北山來，問松我東岡。舉手指握春，云：今如許長。古今詩人懷想故居形之篇詠，必以松竹梅菊為比興。諸子句皆是也。至於杜公將別巫峽，贈南鄉兄，瀼西果園詩云：苔竹素所好，萍蓬無定居。遠遊長兒子，幾地別林廬。雜藥紅相對，他時錦不如。具舟將出峽，巡圃念攜鉏。每讀至此，未嘗不為之淒然。寄題草堂云：尚念四小松，蔓草易拘纏。霜骨不甚長，永為鄰里憐。又一篇云：四松初移時，大抵三尺強。別來忽三載，離立如人長。尤可見一時之懷抱也。

唐宰相不歷守令

唐楊綰崔祐甫杜黃裳李藩裴坦皆稱英宰然考其履歷皆未嘗為刺史守令綰初補太子正字擢右拾遺起居中書舍人禮吏部侍郎國子祭酒太常卿拜相祐甫初調壽安尉歷藩府判官人為起居中書舍人拜相黃裳初佐朔方府人為侍御史太子賓客太常卿拜相潘佐東都徐州府人為秘書郎郎中給事中拜相均由美原尉四遷考功員外郎中書舍人戶部侍郎拜相五賢行業史策書之已詳茲不復論然則後之用人必言踐揚中外諳熟民情始堪大用殆為隘矣

張釋之柳渾

漢張釋之為廷尉文帝出行有人驚乘輿馬使騎捕之屬廷尉釋之奏當此人犯蹕罰金上怒釋之曰方其時上使使誅之則已顏師古謂言初執獲此人天子即令誅之其事即畢唐柳渾為相王工為德宗作帶誤毀一銖工私市它玉足之帝識不類怒其欺詔京兆論死渾曰陛下遽殺之則已若委有司須詳讞乃可於法罪當杖請論如律由是工不死予謂張柳之論可謂善矣然張云上使使誅之則已柳云陛下遽殺之則已無乃啟人主徑殺人之端乎斯一節未為至當也

人臣震主

人臣立社稷大功。負海宇重望。久在君側。為所敬畏。其究必至於招疑毀。漢高祖有天下。韓信之力為多。終以挾不賞之功。戴震主之威。至於誅滅。霍光擁昭立。宣勢侔人主。宣帝謁見高廟。光從驂乘。上內嚴憚之。若有芒刺在背。其家既覆。俗傳之曰威震主者不畜。霍氏之禍。萌於驂乘。周亞夫平定七國。景帝怒其固爭。栗太子。由此疏之後。目送其出。曰。此鞅鞅非少主臣也。訖以無罪殺之。謝安御苻堅百萬之衆。晉室復存。功名既盛。險譎求進之徒。多毀短之。孝武稍以疎忌。又信會稽王道子之姦。扇至使避位出外。終以至亡。齊文宣之篡魏。皆高德政之力。德政為相。數彊諫。帝不悅。謂左右曰。高德政恆以精神凌逼人。遂殺之。并其妻子。隋文帝將篡周。欲引高頴入府。頴忻然曰。願受驅馳。縱公事不成。亦不辭滅族。及帝受禪。用為相。二十年。朝臣莫與為比。頴自以為任寄隆重。每懷至公。無自疑意。積為獨孤。皇后漢王諒等所譖。帝欲成其罪。既罷之後。至云自其解落。瞑然忘之。如本無。高頴不可以身要君。自云第一也。迨於煬帝。竟以寃誅。郭子儀再造王室。以身為天下安危。權任既重。功名復大。德宗即位。自外召還朝。所領副元帥諸使悉罷之。李晟以孤軍復京城。不見信於庸主。使之晝夜泣。目為之腫。卒奪其兵。百端疑忌。幾於不免。李德裕功烈光明。佐武帝。

中興威名獨重。宣宗立，奉冊太極殿。帝退，謂左右曰：「向行事，近我者非太尉邪？每顧我，毛髮為之森豎。」明日罷之。終於貶死海外。若郭崇韜、安重誨皆然也。

五經秀才

唐楊綰為相，以進士不鄉舉，但試辭賦浮文，非取士之實，請置五經秀才科。李栖筠賈至以綰所言為是，然亦不聞施行也。

陶潛去彭澤

晉書及南史陶潛傳皆云潛為彭澤令，素簡貴，不私事上官。郡遣督郵至縣，吏白應束帶見之。潛歎曰：「吾不能為五斗米折腰，拳拳事鄉里小人。」即日解印綬去，賦歸去來以遂其志。案陶集載此辭，自有序曰：「余家貧，耕植不足以自給。彭澤去家百里，故便求之。及少日，眷然有歸歟之情。何則？質性自然，非矯勵所得。饑凍雖切，違已交病，悵然慷慨，深愧平生之志。猶望一稔，當歛裳宵逝。尋程氏妹喪於武昌，情在駿奔，自免去職。在官八十餘日，觀其語意，乃以妹喪而去，不緣督郵所謂矯勵違已之說，疑必有所屬，不欲盡言之耳。詞中正喜還家之樂，略不及武昌自可見也。」

羌戎畏服老將

漢先零羌犯塞。趙充國往擊之。羌豪相數責曰。語汝亡反。今天子遣趙將軍來。年八
九十矣。善為兵。今請欲一鬪而死。可得邪。充國時年七十六。訖平之。唐代宗時。回紇
吐蕃合兵入寇。郭子儀單騎見回紇。復與之和。諸酋長皆大喜曰。卿以二巫師從軍。
巫言此行甚安穩。不與唐戰。見一大人而還。今果然矣。郭公是時年七十。乃知羌戎
畏服老將如此。班超久在西域思歸。故其言云蠻夷之俗。畏壯侮老。蓋有為而云。

古人字只一言

檀弓云。幼名冠字。五十以伯仲。周道也。古之人命字一而已矣。初曰子。已而為仲。為
伯。又為叔。為季。其老而尊者為甫。蓋無以兩言相連取義。若屈原離騷經。名余曰正
則兮。字余曰靈均。繫史記原字平。所謂靈均者。釋平之義。以緣飾詞章耳。下至西漢。
與周相接。故一切皆然。除子房子卿子孟子政子孺子長子雲子凡子真子公子陽
子賓子幼之外。若仲孺仲卿仲子長卿少卿孺卿君卿客卿游卿翁卿聖卿長君少
君禕君游君次君顛君近君曼君王孫翁孫次公少公孟公游公仲公長公君公少
叔翁叔長叔中叔子叔長倩曼倩次倩禕季長儒仲孺幼孺少孺次孺翁孺君孺長
翁翁仲翁翁少翁君房君賓君倩君敖君闌君長君仲君孟少季少子少路少游禕

賓禕主禕游禕君巨先巨君長賓長房翁思翁子翁仲之類其義只從一訓極為雅馴至於婦人曰少夫君俠政君君力君弟君之阿君單書一字者若陳勝字涉項籍字羽彭越字仲張歐吳廣梅乘字叔楚元王字交朱雲字游爰盎字絲張釋之字季鄭當時字莊劉德字路睦弘字孟迨東漢以下則不盡然

二叔不咸

左氏傳載富辰之言曰。昔周公弔二叔之不咸。故封建親戚以藩屏周。士大夫多以二叔為管蔡。紂祭仲之命云。羣叔流言。乃致辟管叔于商。囚蔡叔。降霍叔為庶人。蓋三叔也。杜預注以為周公傷夏殷之叔世。疏其親戚。以至滅亡。故廣封其兄弟。是以方敘說管蔡。鄙霍十六國。其義昭然。所言親戚者。指兄弟耳。

官階服章

唐憲宗時。因數赦。官多汎階。又帝親郊陪祠者。授三品五品。不計考。使府軍吏以軍功借賜。朱紫率十八。近臣謝郎官出使。多所賜與。每朝會。朱紫滿庭。而少衣綠者。品服太濫。人不以為貴。帝亦惡之。詔太子少師鄭餘慶條奏懲革。滿熙十六年。紹熙五年。連有覃霈。轉官賜服者衆。紹熙元年。予自當塗。徒會稽。過闕。遇起居舍人莫仲謙於漏舍。仲謙云。比赴景靈行香。見朝士百數。無一綠袍者。又朝議中。奉皆直轉行。故五品官不勝計。頗類元和也。

月非望而食

麻家論日月食。自漢太初以來始定日食不在朔則在晦否則二日然甚少。月食則有十四十五十六之差。蓋置望參錯也。天體有二交道曰交初曰交中。交初者星家以為羅喉交中者計都也。隱暗不可見於是為入交法以求之。然不過能求朔望耳。若餘日入交則書所不載。由漢及唐二十八家暨本朝十一麻皆然。姑以慶元丁己歲五次月食考之。二月望為入交中。七月為交初。唯十月二十日二十一日連兩夜乃以二更盡月食之既。纔兩刻復明。十一月十八夜復如之。案此三食皆是交中。十月二十夜月在張五度而計都在翼二度。次夜月在張十七度計都未定相距才四度耳。十一月十八夜月在星五度計都在張十九度相距二十度。十二月十七夜五更月在星二度入交陽未卯初四刻交甚。食六分半。八刻退交。十八夜四更月在張六度入交中。陰初至寅四刻交甚。食九分。卯五刻退交。其驗如此。予竊又有疑焉。太陰一月一周天必兩值交道。今年遂至八食。一一如星官麻翁之說。仍不拘月望則玉川子之詩不勝作矣。當更求其旨趣云。頃見太史局官劉孝榮言月本無光。受日為明。望夜正與日對。故一輪光滿。或月行有遲疾先後。日光所不照處則為食。朔旦之日。日月同宮。如月在日上掩太陽而過。則日光為所遮。故為日食。非此二日則無薄蝕。

之理其說亦通。

慶善橋

饒州學非范文正公所建。予既書之矣。城內慶善橋之說亦然。比因郡人修橋。拆去舊石。見其上鐫云。康定庚辰。案范公以景祐乙亥為待制。丙子知開封府。黜知饒州。後徙潤。越至庚辰歲。乃復職帥長安。既去。此久矣。

西漢以來加官

漢書百官表云。侍中左右曹諸吏散騎中常侍皆加官。所加或將軍列侯卿大夫將都尉給事中亦加官。所加或大夫博士議郎。其侍中中常侍得入禁中。諸曹受尚書事。諸吏得舉法。散騎並乘輿車。並步浪反。案漢世除授此等稱謂。殆若今之兼職者。不甚為顯秩。然魏相以御史大夫兼給事中。它如劉向以宗正散騎給事中。蘇武以右曹典屬國。揚雄為諸吏光祿大夫是也。至於金日磾以降虜為侍中。其子賞建。諸孫常敞。岑明。涉湯。融。欽。皆以左曹諸吏侍中。故班史贊之云。七世內侍。何其盛也。蓋如今時閣門宣贊祇候之類。但漢家多用士人。武帝所任。莊助。朱買臣。吾丘壽王。東方朔。諸人皆天下選。此其所以為人貴重。東漢大略亦然。晉宋以來。又有給事黃門侍

郎散騎常侍通直散騎常侍散騎侍郎等皆為兼官。但視本秩之高下。已而復以將軍為寵。齊高帝以太子詹事何戢領選。以戢資重欲加常侍。褚淵曰。臣與王儉既已左珥。若復如戢則八座。遂有三貂。若帖以驍游亦為不少。乃以為吏部尚書加驍騎將軍。唐有檢校官文武散階憲銜。乃此制也。國朝自真宗始創學士直學士待制直閣職名。尤為仕宦所慕。今自觀文殿大學士至直祕閣幾四十種。不刊之典明白易曉。非若前代之冗濫云。

呂望非熊

自李瀚蒙求有呂望非熊之句。後來據以為用。然以史策考之。六韜第一篇文韜曰。文王將田。史編布卜曰。田於渭陽。將大得焉。非龍非虜。虜非虎非罷。兆得公侯。天道汝師。文王曰。兆致是乎。史編曰。編之太祖。史疇為禹占得皋陶兆。史記云。呂尚窮困年老。以漁釣干西伯。西伯將出獵。卜之曰。所獲非龍非虜。非虎非罷。所獲霸王之輔。後漢崔駰達旨云。漁父見兆於元龜。注文乃引史記非龍非虜非熊非罷為證。今之史記蓋不然也。非熊出處惟此而已。

唐曹因墓銘

慶元三年信州上饒尉陳莊翁土得唐碑乃婦人為夫所作其文曰君姓曹名因字
鄙夫世為番陽人祖父皆仕於唐高祖之朝惟公三舉不第居家以禮義自守及卒
於長安之道朝廷公卿鄉鄰耆舊無不歎息惟予獨不然謂其母曰家有南畝足以
養其親室有遺文足以訓其子肖形天地間範圍陰陽內死生聚散特世態耳何憂
喜之有哉子姓周氏公之妻室也歸公八載恩義有奪故贈之銘曰其生也天其死
也天苟達此理哀復何言予案唐世上饒本隸饒州其後分為信故曹君為鄱陽人
婦人能文達理如此惜其不傳故書之以裨圖志之缺

唐史省文之失

楊虞卿兄弟怙李宗閔勢為人所奔向當時為之語曰欲入舉場先問蘇張蘇張尚
可三楊殺我而新唐書減去先字李德裕賜河北三鎮詔曰勿為子孫之謀欲存輔
車之勢新書減去欲字遂使兩者意義為不鏗鏘激越此務省文之失也

李德裕論命令

李德裕相武宗言從計行韋弘質建言宰相不可兼治錢穀德裕奏言管仲明於治
國其語曰國之重器莫重於令令重君尊君尊國安治人之本莫要於令故曰虧令

者死。益令者死。不行令者死。留令者死。不從令者死。五者無赦。又曰。令在上而論可。否在下。是主威下繫於人也。大和後。風俗寢敝。令出於上。非之在下。此敝不止。無以治國。臣謂制置職業。人主之柄。非小人所得干。弘質賤臣。豈得以非所宜言。妄觸天聽。是輕宰相也。德裕大意。欲朝廷尊。臣下肅。而政出宰相。故感憤切言之。予謂德裕當國。它相取充位而已。若如所言。則一命一令之出。臣下皆不得有言諫。官御史給事。舍人之職廢矣。弘質位給事中。亦非賤臣。宜其一朝去位。遂罹抵巇。皆自取之也。

漢武唐德宗

漢張湯事武帝。舞文巧詆以輔法。所治夷滅者多。旋以罪受誅。上惜湯。稍進其子安世。擢為尚書令。安世宿衛忠正。肅敬不怠。勤勞國家。卒為重臣。其可大用不疑。而武帝之意。乃以父湯故耳。唐盧杞相德宗。姦邪險賊。為天下禍。以公議不容。譴逐致死。帝念之不忘。擢敘其子元輔。至兵部侍郎。元輔端靜介正。能紹其祖奕之忠規。陟之臺省要官。宜也。而德宗之意。乃以父杞故爾。且武帝之世。羣臣不幸而誅者。如莊助。朱買臣。吾丘壽王。諸人。及考終名臣。如汲黯。鄭莊。董仲舒。卜式。未嘗恤其孤。德宗輔相之賢。如崔祐甫。李泌。陸贄。皆身沒則已。而獨於湯杞二人。惓惓如此。是可歎也。

諸公論唐肅宗

唐肅宗於干戈之際。奪父位而代之。然尚有可諉者曰。欲收復兩京。非居尊位不足。以制命諸將耳。至於上皇還居興慶。惡其與外人交通。劫徙之西內。不復定省。竟以快悞而終。其不孝之惡。上通於天。是時元次山作中興頌。所書天子幸蜀。太子即位。於靈武。直指其事。殆與洪範云。武王時殷殺受之辭同。其詞曰。事有至難。宗廟再安。二聖重歡。既言重歡。則知其不歡多矣。杜子美杜鵑詩。我看禽鳥情。猶解事杜鵑。傷之至矣。顏魯公請立放生池表云。一日三朝。大明天子之孝。問安視膳。不改家人之禮。東坡以為彼知肅宗有愧於是也。黃魯直題磨崖碑。尤為深切。撫軍監國太子事。何乃趣取大物為事。有至難天幸耳。上皇局脊還京師。南內淒涼幾苟活。高將軍去事尤危。臣結春秋二三策。臣甫杜鵑再拜詩。安知忠臣痛至骨。世上但賞瓊琚詞。所以揭表肅宗之罪極矣。

孫馬兩公所言

盧照鄰有疾。問孫思邈曰。高醫愈疾奈何。答曰。天有四時五行。寒暑迭居。和為雨。怒為風。凝為雪霜。張為虹蜺。天常數也。人之四支五藏。一覺一寐。吐納往來。流為榮衛。

章為氣色。發為音聲。人常數也。陽用其形。陰用其精。天人所同也。失則蒸生熟。否生寒結為瘤贅。陷為癰疽。奔則喘乏。竭則焦槁。發乎面。動乎形。天地亦然。五緯縮贏。寧琴飛流。其危胗也。寒暑不時。其蒸否也。石立土踊。是其瘤贅。山崩土陷。是其癰疽。奔風暴雨。其喘乏。川瀆竭涸。其焦槁。高醫導以藥石。救以砭劑。聖人和以至德。輔以人事。故體有可愈之疾。天有可振之災。睿宗召司馬子微。問其術。對曰。為道日損。損之又損。以至於無為。夫心目所知。見每損之。尚不能已。况攻異端而增智慮者。帝曰。治身則爾。治國若何。曰。國猶身也。故游心於淡。合氣於漠。與物自然。而無私焉。而天下治。孫公司馬所言。皆至道妙理之所寓。治心養性。宜無出此者矣。

元微之詩

唐書藝文志。元稹長慶集一百卷。小集十卷。而傳於今者。惟閩蜀刻本為六十卷。三館所藏。獨有小集。文惠公鎮越。以其舊治。而文集蓋缺。乃求而刻之。外春游一篇云。酒戶年年減。山行漸漸難。欲終心懶慢。轉恐興闌散。鏡水波猶冷。稽峯雪尚殘。不能辜物色。乍可怯春寒。遠目傷千里。新年思萬端。無人知此意。閒凭小闌干。白樂天書之。題云。元相公春游。錢思公藏其真跡。穆父守越時。摹刻於蓬萊閣下。今不復存。集

中逸此詩。文惠為列之於集外。李端民平叔嘗和其韻。寄公云。東閣經年別。窮愁客路難。望塵驚岳峙。懷舊各雲散。茵醉恩逾厚。檣歌興未殘。馮唐嗟已老。范叔敢言寒。玉燭調魁柄。陽春在筆端。應憐掃門役。白首滯江干。樂天所書。子少時得其石刻。後亦失之。

諫繚綾戲龍羅

李德裕為浙西觀察使。穆宗詔索盤條綾千匹。德裕奏言立鵝天馬盤條掬豹文彩。恠麗。惟乘輿當御。今廣用千匹。臣所未論。優詔為停。崇寧間。中使持御札至成都。令轉運司織戲龍羅二千。繡旗五百。副使何常奏。旗者軍國之用。敢不奉詔。戲龍羅唯供御服。日衣一匹。歲不過三百有奇。今乃數倍無益也。詔獎其言為減四之三。以二事觀之。人臣進言於君。切而不訐。蓋無有不聽者。何常所論甚與德裕相類云。

詳正學士

唐太宗時。命祕書監魏證寫四部羣書。將藏內府。置讐正二十員。後又詔虞世南。顏師古踵領之功不就。顯慶中。罷讐正官。使散官隨番判正。後詔東臺侍郎趙仁本等。充使檢校。置詳正學士以代散官。此名甚雅。不知何時罷去。然祕省自有校書郎正。

字使正名責實足矣。紹興中以貴臣提舉秘書省。而置編定書籍官二員。亦其類也。

人生五計

朱新仲舍人常云。人生天地間。壽夭不齊。姑以七十為率。十歲為童兒。父母膝下視。寒暖燥溼之節。調乳哺衣食之宜。以須成立。其名曰生計。二十為丈夫。骨強志健。問津名利之場。秣馬厲兵。以取我勝。如驥子伏櫪。意在千里。其名曰身計。三十至四十年。日夜注思。擇利而行。位欲高。財欲厚。門欲大。子息欲盛。其名曰家計。五十之年。心怠力疲。俯仰世間。智術用盡。西山之日。漸逼過隙之駒。不留當隨緣。任運。息念休心。善刀而藏。如蠶作繭。其名曰老計。六十以往。甲子一周。夕陽銜山。倏爾就木。內觀一心。要使絲毫無慊。其名曰死計。朱公每以語人。以身計則喜。以家計則大喜。以老計則不答。以死計則大笑。且曰。子之計拙也。朱既不勝笑者之衆。則亦自疑其計之拙。曰。豈皆惡老而諱死邪。因為南華長老作大死庵記。遂識其語。子之年齡踰七望八。當以書諸紳云。

瀛莫間二禽

瀛莫二州之境。塘濼之上。有禽二種。其一類鵠。色正蒼而喙長。凝立水際。不動魚過。

其下則取之。終日無魚，亦不易地。名曰信天緣。其一類驚奔走水上，不閒腐草泥沙。啜啜然，必盡索乃已。無一息少休。名曰漫畫信天緣。若無能者，乃與漫畫均度一日。無饑色，而反加壯大。二禽皆稟性所賦，其不同如此。

士大夫避父祖諱

國朝士大夫除官，避父祖名諱。蓋有不同。不諱嫌名，二名不偏諱。在禮固然。亦有出於一時恩旨免避，或旋為改更者。建隆創業之初，侍衛帥慕容彥釗，樞密使吳廷祚，皆拜使相，而彥釗父名章，廷祚父名璋。制麻中為改同中書門下平章事，為同二品。紹興中，沈守約湯進之二丞相，父皆名舉。於是改提舉書局為提領，自餘未有不避者。呂希純除著作郎，以父名公著而辭。然富韓公之父單名言，而公以右正言知制誥，韓保樞之子忠憲公億孫絳，皆歷位樞密，未嘗避。豈別有說乎？

元正父子忠死

唐安祿山表權聿入幕府，聿度祿山且叛，以其猜虐不可諫，欲行慮禍及親，因獻俘京師。在道詐死，既哈斂而逸去。聿母謂寶死，慟哭感行路，故祿山不之虞，歸其母。聿潛奉侍，晝夜南奔，既渡江，而祿山反。天下聞其名，爭取以為屬。甄濟居青巖山，諸府

五辟詔十至堅卧不起安祿山入朝未濟於玄宗授范陽掌書記濟不得已而起察祿山有反謀不可諫因謁歸陽歐血不支昇歸舊廬祿山反使封刀詔之曰即不起斷其首濟引頸待之使以實病告慶緒復使彊輿至東都會廣平王平東都詣軍門上謁肅宗使汙賊官羅拜以媿其心唐書列二人於卓行傳褒之至矣有元正者在河南幕府史思明陷河洛輦父匿山中賊以名召之正度事急謂弟曰賊祿不可養親彼利吾名難免矣然不汙身而死吾猶生也賊既得誘以高位瞋目固拒兄弟皆遇害父聞仰藥死事平詔錄伏卽十一姓而正為冠臯濟之終與正皆贈秘書少監予謂臯濟得生而正一門皆并命故當時以為伏節之冠而唐史不列之忠義卓行中但附見於其祖萬頃文藝之末資治通鑑亦不載其事使正之名寂寥不章顯為可恨也白樂天作張誠碑云以左武衛參軍分司東都屬安祿山陷覆洛京以偽職淫刑脅劫士庶公與同官盧巽潛遁於陸渾山食木實飲泉水者二年訖不為逆命所汙肅宗詔河南搜訪不仕賊庭隱藏山谷者得六人以應詔公與巽在焉錄是名節聞於朝優詔褒美特授密縣主簿

蕭穎士風節

蕭穎士為唐名人後之學者但稱其才華而已至以答楚童奴為之過予反復考之蓋有風節識量之士也為集賢校理宰相李林甫欲見之穎士不詣林甫怒其不下已後召詣史館又不屈愈見疾至免官更調河南參軍安祿山寵恣穎士陰語柳弁曰胡人負寵而驕亂不久矣東京其先陷乎即託疾去祿山反往見河南採訪使郭納言禦守計納不用歎曰肉食者以兒戲禦劇賊難矣哉聞封常清陳兵東京往觀之不宿而還身走山南節度使源洧欲退保江陵穎士說曰襄陽乃天下喉襟一日不守則大事去矣公何遽輕土地取天下笑乎洧乃按甲不出洧卒往客金陵永王璘召之不見劉展反圍雍丘副大使李承式遣兵往救大宴賓客陳女樂穎士曰天子暴露豈臣下盡歡時邪夫投兵不測乃使觀聽華麗誰致其死哉弗納穎士之言論操持如此今所稱之者淺矣李太白天下士也特以墮永王亂中為終身累穎士永王召而不見則過之焉

石尤風

石尤風不知其義意其為打頭逆風也唐人詩好用之陳子昂入峽苦風云故鄉今日友歡會坐應同寧知巴峽路辛苦石尤風戴叔倫送裴明州云瀟水連湘水千波

萬浪中。知君未得去。慙愧石尤風。司空文明留盧秦卿云。知有前期在。難分此夜中。無將故人酒。不及石尤風。計南朝篇詠必多用之。未暇憶也。

江楓雨菊

作詩要有來處。則為淵原宗派。然字字執泥。又為拘礙。予於此學。無自得之見。少年時。尤失之。瑯琊記一聯。初云。雨深荒病菊。江冷落愁楓。後以其太險。改為雨深人病菊。江冷落愁楓。比前句微有蘊藉。蓋取崔信明楓落吳江冷。杜老雨荒深院菊。南菊再逢人。卧病巖武江頭。赤葉楓愁客。合而用之。乃如補衲衣裳。殊為可笑。聊書之以示兒輩云。

開元宮嬪

自漢以來。帝王妃妾之多。唯漢靈帝。吳歸命侯。晉武帝。宋蒼梧王。齊東昏。陳後主。晉武。至於萬人。唐世明皇為盛。白樂天長恨歌云。後宮佳麗三千人。杜子美劔器行云。先帝侍女八千人。蓋言其多也。新唐史所敘。謂開元天寶中。宮嬪大率至四萬。嘻。其甚矣。隋大業。離宮徧天下。所在皆置宮女。故裴寂為晉陽宮監。以私侍高祖。及高祖義師經過處。悉罷之。其多可想。

相里造

唐內侍監魚朝恩怙貴誕肆。凡詔會羣臣計事。折愧坐人。出其上。雖宰相元載。辯疆亦拱默。唯禮部郎中相里造。殿中侍御史李衍。酬詰往返。未始降屈。朝恩不懌。黜衍以動造。又謀將易執政。以震朝廷。乃會百官都堂。且言。今水旱不時。屯軍饋運困竭。天子卧不安席。宰相何以輔之。不。退避賢路。尚何賴乎。宰相俛首。坐皆失色。造徒坐從之。因曰。陰陽不和。五穀踊貴。皆軍容事。宰相何與哉。且軍帑不散。故天降之沴。今京師無事。六軍可相。權鎮又屯十萬。饋糧所以不足。曰。司無稍食。軍容為之。宰相行文書而已。何所歸罪。朝恩拂衣去。曰。南衙朋黨。且害我。此段載於唐史。宦者傳中。不能記相里造之本末。予謂造當閤寺。威權震主。生殺在手之時。以區區一郎吏而抗身與為敵。後來名人議論。及敘列忠言鯁詞。未見有稱述之者。通鑑亦不書。聊紀於此。以章潛德。同時劉給事爭幸河中亦然。

先公詩詞

先忠宣公好讀書。北因松漠十五年。南謫嶺表九年。重之以風淫未疾。而緡閱書。更早暮不置。尤熟於杜詩。初歸國到闕。命邁作謝賜物一劄子。竄定兩句云。已為死別。

偶逢生還謂過曰此雖不必泥出處然有所本更佳東坡海外表云子孫慟哭於江邊已為死別杜老羌村詩云世亂遭飄蕩生還偶然遂正用其語在鄉邦日招兩使者會集出所將宣和殿書畫舊物示之提刑洪慶善作詩曰願公十襲勿浪出六丁取將飛辟歷二字如古文不從雨公和之曰萬里懷歸為公出往事宣和空歷歷過請其意曰亦出杜詩歷開元事分明在目前也紹興丁巳所在始歌江梅引詞不知為誰人所作己未庚申年北庭亦傳之至於壬戌公在燕赴張總侍御家宴侍妾歌之感其念此情冢萬里之句愴然曰此詞殆為我作既歸不寐遂用韻賦四闋時在囚狗中無書可檢但有初學記韓杜蘇白樂天集所引句語一一有來處北方不識梅花士人罕有知梅事者故皆注所出其一憶江梅云天涯除館憶江梅幾枝開使南來還帶餘杭春信到燕臺准擬寒英聊慰遠隔山水應銷落赴想誰空恁遐想笑摘蕊斷回腸思故里漫彈綠綺引三弄不覺魂飛更聽胡笳哀怨淚沾衣亂揜繁華須異日待孤諷怕東風一夜吹元注引杜公忽憶兩京梅發時胡笳在樓上哀怨不堪聽安得健步移遠梅亂揜繁華向晴漢樂天憶杭州梅花三年間悶在餘杭曾為梅花醉幾場車駕時在臨安柳子厚欲為萬里贈杳杳山水隔寒英坐銷落何

用慰遠客。江總桃李佳人欲相照。摘藥牽花來並笑。高適遙憐故人思。故鄉梅花滿枝空。斷腸。盧仝含愁更奏綠綺琴。相思一夜梅花發。劉方平。晚歲芳梅樹繁華。四面同。東風吹漸落。一夜幾枝空。東坡忽見早梅花。不飲但孤諷。一夜東風吹石裂。半隨飛雪度關山。其二訪寒梅云。春還消息訪寒梅。賞初開。夢吟來。映雪銜霜清絕。繞風臺。可怕長洲桃李妒。度香遠。驚愁眼。欲媚誰。曾動詩興。笑冷藥。效少陵。愁下里。萬株連續。歎金谷人墜鶯飛。引頌羅浮翠羽幻青衣。月下花神言極麗。且同醉。休先愁。玉笛吹。注引李太白聞道春還未相識。走傍寒梅訪消息。綠珠樓下梅花滿。今日曾無一枝在。江總金谷萬株連續費。梅花隱處藏嬌鶯。何遜銜霜當路發。映雪擬寒開。枝橫卻月觀。花繞凌風臺。杜公東閣官梅動詩興。還如何遜在揚州。未將梅藥驚愁眼。要取椒花媚遠天。巡簷索共梅花笑。冷藥疎枝半不禁。樂天賞自初開直至落。莫怕長洲桃李妒。明年好為使君開。王昌齡夢中作梅花詩。梁開文賦。香隨風而遠度。及趙師雄羅浮見美人在梅花下。有翠羽啾嘈相顧詩云。學妝欲待問花神。崔櫓初開已入雕梁畫。未落先愁玉笛吹。其三憐落梅云。重閨佳麗最憐梅。牖春開學妝來。爭粉翻光何處落。梳臺笑坐雕鞍歌古曲。催玉柱。金卮滿。勸阿誰。會為結子藏暗藥。飲

娥媚隔千里。舊時羅綺已零散。沈謝雙飛。不見嬌姿。真悔著單衣。若作和羹休訝晚。墮煙雨。任春風。片片吹。注引梁簡文帝賦。重閨佳麗。貌婉心嫺。憐早花之驚節。訝春光之遺寒。顧影丹墀。弄此嬌姿。洞開春牖。四卷羅帷。春風吹梅。畏落盡。賤妾為此。斂蛾眉。又爭樓上之落粉。奪機中之織素。梁王詩。翻光同雪舞。鮑泉縈窗落梳臺。江總滿酌金卮。催玉柱。落梅樹下宜歌舞。太白千金駿馬。邀少妾。笑坐雕鞍。歌落梅古曲。有落梅花。又片片吹落春風香。謝莊賦。隔千里兮共明月。庾信早知覓不見。真悔著衣單。東坡抱叢暗藥初含子。玉妃謫墮煙雨村。王建自是桃花貪結子。第四篇失其彙。每首有一笑字。北人謂之四笑。江梅引。爭傳寫馬。

州縣名同

晉宋以來。置立州郡。惟以多為貴。先是中原陷胡羯。本土遺民。或僑寓南方。故即其所聚為立郡。而方伯所治之州。亦仍舊名。如南徐。南兗。南豫。南雍。州南。蘭陵。南東海。南瑯邪。南東莞。南魯郡。其類不一。魏周在北。亦如此。隋唐不復然。國朝之制。州名或同。則贈一字以別之。若河北有雄州。思州。故廣東者。增南字。蜀有劍州。故福建者。亦增南字。以至西河。西安州。亦然。其聲音頗同。患於舛誤。則俗間稱呼。自加上下東西。

為別。故稱岳為上岳。鄂為下鄂。清州與青類稱為北清。郢州與潁類稱為西郢。融州與容類稱為西融。者是也。若縣邑則不問。今河南靜江府鞏州皆有永寧縣。饒平。衡州皆有安仁縣。蔡英之真陽。廬汝之梁光。台之仙居。臨安。建昌之新城。越之新昌。婺之永康。處吉之龍泉。嚴池之建德。渭秀之華亭。信吉之永豐。柳興國之永興。衢嘉之龍游。施臨江之清江。洪萬之武寧。福循之長樂。柳連之桂陽。福桂之永福。是也。

三衙軍制

乾道四年正月。邁為中書舍人。因入對。論三衙軍制名稱不正。以祖宗之制論之。軍職之大者。凡八等。除都指揮使或不常置外。曰殿前副都指揮使。馬軍副都指揮使。步軍副都指揮使。曰殿前都虞候。馬軍都虞候。步軍都虞候。曰捧日天武四廂都指揮使。龍神衛四廂都指揮使。秩秩有序。若登梯然。不可一級輒廢。一或有闕。即以功次遞遷降。此而下則分營分廂。各置都副指揮使。如捧日左廂第一軍。天武右廂第二軍之類。邊境有事。命將討捕。則旋立總管。鈐轄。都監之名。使各將其所部以出事。已則復初。累聖相承。皆用此術。以制軍誥禁。自南渡以後。諸事草創。於是三帥之資淺者。始有主管某司公事之稱。而都虞候以下不復設置。乃以宿衛虎士而與在

外諸軍同其名以統制統領為之長又使遙帶外路總管鈐轄考之舊制則非法稽之事體則非是以陛下聖明能知人善任使所謂爪牙之士豈無十數人以待用者若法祖宗之制正三衙之名改諸軍為諸廂改統制以下為都虞候指揮使使宿衛之職預有差等士卒之心明有所係異時拜將必無一軍皆驚之舉於以銷壓未萌循名責實則環衛將軍雖不置可也乞下樞密討論故實圖議其當恐或可以少贊布昭聖武之意讀劄子畢孝宗甚喜即批付樞密院是時知院虞允文使四川同知劉琪不樂曰舍人要如何行對之以但隨所見敷陳若施行與否自係廟堂處分竟寢不行後閱華陽集王珪撰高瓊神道碑云王為殿前都指揮使管軍員闕兼領二司王乃言曰臣老矣如有負薪之憂誰為可任者先朝自殿前而下各置副都指揮使及都虞候常有十人職近事親易以第進又使士卒預識其威名緩急臨戎上下得以附習此軍制之大要也有旨從之據瓊所言如此正合前說

歐陽公勳封贈典

吉州新刊歐陽公文集於年譜下盡載官爵制詞無一遺落考之今制多有不合雖非事之所以損益謾書於策且記典章隨時之異云公自太子中允初加勳便得騎

都尉。越過驍武飛雲四級。自龍圖閣直學士。初封爵。使得信都縣子。越過男。一等翰林學士。加恩。而得五百戶。初加實封。便得二百戶。及罷政。為觀文學士。遇郊。而加食邑五百戶。實封二百戶。薨之後。以子登朝。遇大禮。自太子太師。合贈司空。而躡贈太尉。蓋超空徒保傳四官。再贈。即為太師。仍封國公。今殊不然。除勳官既罷外。侍從初封。亦從縣男為始。每加。不過三百戶。侍制侍郎只二百初得實封財百戶。執政去位。但與侍從同。均為虛邑。三百而已。身後加贈。只單轉一官。兩子升朝。乃進二官。雖三四人。亦不增。未有官師直贈太尉者。今太傅也又公任知制誥。知潁州。轉官。而與直龍圖閣。知亳州。王洙同一詞。屠書成。進秩五人。同制。公與宋景文公。范文忠公。王忠簡公。皆帶從官職。而宋次道。乃集賢校理耳。

嘉祐四真

嘉祐中。富韓公為宰相。歐陽公在翰林。包孝肅公為御史中丞。胡翼之侍講在太學。皆極天下之望。一時士大夫相語曰。富公真宰相。歐陽永叔真翰林學士。包老真中丞。胡公真先生。遂有四真之目。歐陽公之子發。棐等。敘公事迹。載此語。可謂公言。

五方老人祝聖壽

聖節所用祝頌樂語。外方州縣各當筵致語一篇。又有王母像者。若教坊唯祝聖而已。歐陽公集乃載五方老人祝壽文五首。其東方曰。但某太山老叟。東海真仙。溜穿石而增究。始終松避雨而備知。歲月羲氏定三百六日。嘗守黃賓之官。夷吾紀七十二君。盡觀登封之事。遇安期而遺棗。笑方朔之偷桃。風入律而來自巖前。斗指春而光臨洞口。昔漢武帝嘗懷三島之勝。遊有羨門生。欲謁巨公於昭代。今則紫庭降聖。華渚開祥。遠離朝日之方。來展望雲之懸。千八百國咸歸至治之風。億萬斯年共禱無疆之壽。其頌只四句。西中南北方皆然。集中不云何處所作。今無復用之。

容齋五筆卷第三終

作詩旨意

詩三百篇中其譽婦人者至多如敘宗姬之貴者若平王之孫齊侯之子汾王之甥
蹇父之子齊侯之子衛侯之妻東宮之妹邢侯之姨譚公維私夸服飾之盛者若副
笄六珈如山如河王之瑱也象之掃也贊容色之美者若唐棣之華華如桃李鬢髮
如雲手如柔夷膚如凝脂領如蝤蛴齒如瓠犀螭首蛾眉巧笑倩兮美目盼兮顏如舜
華洵美且都語嫁聘之侈者若百兩彭彭八鸞鏘鏘不顯其光諸娣從之祁祁如雲
爛其盈門其詞可謂盡善矣魏晉六朝流連光景不可勝述唐人播之歌詩固亦極
摯若能濃意逸淑且真肌理細膩骨肉勻繡羅衣裳照暮春感金孔雀銀麒麟翠微
鬋葉垂鬢脣珠壓腰袂穩稱身深宮高樓入紫清金作蛟龍盤繡楹佳人當窗弄白
日絃將手語彈鳴箏回眸一笑百媚生六宮粉黛無顏色後宮佳麗三千人三千寵
愛在一身金屋妝成嬌侍夜玉樓宴罷醉和春樓上樓前盡珠翠眩轉燿煌照天地
此皆李杜元白之麗句也予獨愛朱慶餘閨意一絕句上張籍水部者曰洞房昨夜
停紅燭待曉堂前拜舅姑妝罷低聲問夫婿畫眉深淺入時無細味此章元不談量

女之容貌而其華豔韶好體態溫柔風流醞藉非第一人不足當也。歐陽公所謂狀難寫之景如在目前，含不盡之意見於言外。然後為工。斯之謂也。慶餘名可久，以字行。登寶麻進士第，而官不達，著錄於藝文志者，只一卷。予家有之，他不逮此。張籍酬其篇云：越女新妝出鏡心，自知明豔更沉吟。齊紈未是人間貴，一曲菱歌直萬金。其愛之重之可見矣。然比之慶餘，殊為不及。

平王之孫

周南召南之詩，合為二十有五篇，自漢以來為之說者，必係之文武成康，故不無牴牾。如何彼穠矣，乃美王姬之詩。其辭有平王之孫，齊侯之子兩句。翻覆再言之。毛公箋云：武王女，文王孫，適齊侯之子。鄭氏不立說考其意，蓋以平王為平正之王，齊侯為齊一之侯。若所謂武王載旆成王之爭，成王不敢康，非指武與成者。然證諸春秋經，魯莊公元年，當周莊王之四年，齊襄公之五年，書曰：單伯送王姬。繼之以築王姬之館於外，又繼之以王姬歸於齊。杜預注云：王將嫁女於齊，命魯為主。莊公在諒闇，慮齊侯當親迎，不忍便以禮接於廟，故築舍於外。未書歸於齊者，終此一事也。十一年又書王姬歸於齊。注言齊侯來逆其姬，乃威公也。莊王為平王之孫，則所嫁王姬當是

姊妹齊侯之子。即襄公威公也。二者必居一於此矣。明白如是而以為武王女文王孫於義何取。

毛詩語助

毛詩所用語助之字。以為句絕者若之乎焉也者云矣。爾兮哉至今作文者皆然。他如只且忌正思而何斯旃其之類。後所罕用。只字如母也。天只不諒人。只且字如椒聊且。遠條且。狂童之狂也。且既亟只。且忌字如叔善射忌。又良御忌。止字如齊子歸止。曷又懷止。女心傷止。思字如不可求思。爾羊來思。今我來思。而字如俟我於著乎而。充耳以素乎。而何字如如此良人何。如此桀者何。斯字如思斯勤斯。鬻子之閔斯。彼何人斯。旃字如舍旃舍旃。其字音基。如夜如何。其子曰何其。皆是也。忌唯見於鄭詩。而雖見於齊詩。楚詞大招一篇全用只字。太玄經。其人有輯抗。可與過。其至於些字。獨招魂用之耳。

東坡文章不可學

東坡作蓋公堂記云。始吾居鄉。有病寒而效者。問諸醫醫。以為蠱不治。且殺人。取其百金而治之。飲以蠱藥。攻伐其腎腸。燒灼其體。虜禁切其飲食之美者。朞月而百疾

作內熱惡寒而効不已。蒙然真蠱者也。又求於醫。醫以為熱。授之以寒藥。旦夕吐之。莫夜下之。於是始不能食。懼而反之。則鍾乳烏喙雜然並進。而漂疽癰疥眩瞽之狀。無所不至。三易醫而病愈甚。里老父教之曰。是醫之罪。藥之過也。子何疾之有。人之生也。以氣為主。食為輔。今子終日藥不釋口。臭味亂於外。而百毒戰於內。勞其主。隔其輔。是以病也。子退而休之。謝醫卻藥。而進所嗜。氣全而食美矣。則夫藥之良者。可以一飲而效。從之。暮月而病良已。昔之為國者亦然。吾觀夫秦自孝公以來。至於始皇。立法更制。以錫磨鍛鍊其民。可謂極矣。蕭何曹參親見其斲喪之禍。而收其民於百戰之餘。如其厭苦憔悴。無聊而不可與有為也。是以一切與之休息。而天下安。是時熙寧中公在密州。為此說者。以諷王安石新法也。其議論病之三易。與秦漢之所。以興亡治亂。不過三百言。而盡之。張文潛作藥戒。僅千言。云張子病痞積於中者。伏而不能下。自外至者。捍而不能納。從醫而問之。曰。非下之不可歸。而飲其藥。既飲而暴下。不終日而向之伏者散。而無餘。向之捍者柔而不支。焦膈導達。呼吸開利。快然若未始有疾者。不數日痞復作。投以故藥。其快然也亦如初。自是逾月而痞五作。五下。每下輒愈。然張子之氣一而汗。股不步而慄。膚革無所耗於外。而其中蘊然莫知。

其所來聞楚之南有良醫焉。往而問之。醫歎曰。子無歎。是爾然者也。天下之理。其甚快於子心者。其未必有傷。求無傷於終者。則初無望於快。吾心痞橫乎胸中。其累大矣。擊而去之。不須臾而除。甚大之累。和平之物。不能為也。必將擊搏震撓。而後可其功。未成而和氣已病。則子之痞。凡一快者。子之和一傷矣。不終月而快者五。則和平之氣不既索乎。且將去子之痞。而無害於和平。子歸燕居三月。而後子之藥可為也。張子歸三月。而復請之。醫曰。子之氣少全矣。取藥而授之。曰。服之三月。而疾少平。又三月。而少康。終年而復常。且飲藥不得亟進。張子歸而行。其說其初。使人憊然遲之。蓋三投其藥。而三反之也。然日不見其所攻。久較則月異。而時不同。蓋終歲而疾平。張子謁醫謝而問其故。醫曰。是治國之說也。獨不見秦之治民乎。勅之以命。捍而不聽。令勤之以事。放而不畏法。令之不聽。治之不變。則秦之民嘗痞矣。商君見其痞也。厲以刑法。威以斬伐。痛刻而力鋤之。流蕩四達。無敢或拒。痞嘗一快矣。至於二世。凡幾痞而幾快矣。積快而不已。而秦之四支朽然。徒有其物而已。民心日離。而君孤立於上。故匹夫大呼。不終日而百疾皆起。欲運其手足。肩膂而漠然不我應。故秦之亡者。是好為快者之過也。昔者先王之民。初亦嘗痞矣。先王不敢求快於吾心。陰解其

亂而除去其滯。使之悠然自趨於平安而不自知。於是政成教達。悠久而無後患。則余之藥終年而愈疾者。蓋無足怪也。予觀文潛之說。盡祖蘇公之緒論。而千言之煩。不若三百言之簡也。故詳書之。俾作文立說者。知所矜式。竊料蘇公之記文潛。必未之見。是以著此篇。若既見之。當不復屋下架屋也。

韓文稱名

歐陽公作文。多自稱予。雖說君上處亦然。三筆嘗論之矣。歐公取法於韓公。而韓不然。滕王閣記。袁公先廟為尊者所作。謙而稱名宜也。至於徐泗掌書記。壁記。科斗書後記。李虛中墓誌之類。皆曰愈。可見其謙以下人。後之為文者。所應取法也。

棘寺棘卿

今人稱大理為棘寺。卿為棘卿。丞為棘丞。此出周禮秋官朝士掌建邦外朝之法。左九棘。孤卿大夫位焉。右九棘。公侯伯子男位焉。鄭氏注云。植棘以為位者。取其赤心而外刺也。棘與棗同。棘之字。兩束相並。棗之字。兩束相承。此所言者。今之棗也。然孤卿大夫皆同之。則難以獨指大理。王制云。正以獄成。告於大司寇。聽之棘木之下。料後人藉此而言。鄭注亦只引前說。此但謂其人朝立治之處。若以指刑部尚書亦可。

也。易坎卦係用微纆寘於叢棘以居險阻囚執為詞其義自別。

晉代遺文

故麓中得舊書一帙題為晉代名臣文集凡十四家所載多不能全真太山一毫芒耳。有張敏者太原人仕歷平南參軍太子舍人濟北長史其一篇曰頭責子羽文極為尖新古來文士皆無此作。恐藝文類聚文苑英華或有之惜其泯沒不傳謾采之以遺博雅君子。其序云太原溫長仁潁川荀景伯范陽張茂先士鄉劉先生南陽鄒潤甫河南鄭思淵余友有秦生者雖有姊夫之尊少而狎之同時昵好張荀之徒數年之中繼踵登朝而此賢身處陋巷屢活而無善價抗志自若終不衰墮為之慨然又怪諸賢既已在位曾無伐木嚶鳴之聲又違王貢彈冠之義故因秦生容貌之感為頭責之文以戲之并以嘲六子焉。雖似諧謔實有興也。文曰維秦始皇元年頭責子羽曰吾託為子頭萬有餘日矣大塊稟我以精造我以形我為子時髮膚置鼻耳安眉額挿牙齒眸子橋光雙擺隆起每至出入人間邀游市里行者辟易坐者竦跽或稱君侯或言將軍捧手傾側佇立踟躕如此者故我形之足偉也子冠冕弗戴金銀弗佩艾以當笄幅以代帶百味弗嘗食粟如菜歲暮年過曾不自悔子厭我形容我

賤子意態。若此者必子行已累也。子遇我如讐。我視子如仇。居常不樂。兩者俱愛。何其鄙哉。子欲為仁賢耶。則當如咎陶。后稷。巫咸。伊陟。保乂。王家。永見。封殖。子欲為名高耶。則當如許由。子臧。下隨。務光。洗耳。逃祿。千載流芳。子欲為游說耶。則當如陳軫。蒯通。陸生。鄧公。轉禍為福。含辭從容。子欲為進趨耶。則當如賈生之求試。終軍之請使。砥礪鋒穎。以幹王事。子欲為恬淡耶。則當如老聃之守一。莊周之自逸。漠然離俗。志凌雲日。子欲為隱遯耶。則當如榮期之帶索。漁父之澆澗。栖遲神岳。垂餌巨壑。此一介之人。所以顯身成名者也。今子上不歸道德。中不效儒墨。塊然窮賤。守此愚惑。察子之情。觀子之志。退不為處士。進無望三事。而徒玩日勞形。習為常人之所喜。不亦過乎。子羽慨然深念。而對曰。凡所教勅。謹聞命矣。受性拘係。不聞禮義。誤以天幸為子所寄。今欲子使吾為忠耶。當如包胥。屈平。欲使吾為信耶。則當殺身以成名。欲使吾為節耶。則當赴水火以全貞。此四者。人之所忌。故吾不敢造意。頭曰。子所謂天刑地網。剛德之光。不登山抱木。則褰裳赴流。吾欲告爾以養性。誨爾以優游。而與蠟虱同情。不聽我謀。悲哉。俱御人體。而獨為子頭。且擬人其倫。喻子儕偶。曾不如太原溫顯。潁川首禹。范陽張華。士鄉劉許。南陽鄒湛。河南鄭誦。此數子者。或褻吃無宮商。或

虺酒希言語。或淹伊多恣態。或謹誦少智語。或口如含膠飴。或頭如巾蓋許。而猶以文采可觀。意思詳序。攀龍附鳳。並登天府。夫舐痔得車。沉淵竊珠。豈若夫子徒令唇舌腐爛。手足沾濡哉。居有事之士。而恥為權謀。譬猶鑿地抱甕。難以求富。嗟乎。子羽何異牢檻之熊。深窞之虎。石閒餓蟹。竈中之鼠。事雖多。而見工甚少。宜其卷局煎感。至老無所晞也。支離其形者。猶能不因命也。夫與子同處。其文九百餘言。頗有東方朔客難。劉孝標絕交論之體。集仙傳所載神女成公智瓊。傳見於太平廣記。蓋敏之作也。鄒湛姓名。因羊叔子而傳。而字曰潤甫。則見於此。

漢武帝田蚡公孫弘

尚論古人者。如漢史所書於武帝。則譏其好大喜功。窮奢極侈。置生民於塗炭。於田蚡。則詆其負責驕溢。以肺腑為相。殺竇嬰。灌夫。於公孫弘。則云性意忌。外寬內深。飾詐釣名。不為賢大夫所稱。述然以子考之三君。臣者實有大功於名教。自秦始皇焚書坑儒。六學散缺。高帝初興。未遑庠序之事。孝惠高后時。公卿皆武力功臣。孝文好刑名。孝景不任儒。至於武帝。田蚡為丞相。黜黃老。刑名百家之言。延文學儒者。以百數。帝詳延天下多聞之士。咸登諸朝。令禮官勤學講義。治聞舉遺興禮。以為天下先。

而公孫弘以治春秋為丞相天下學士靡然鄉風弘為學官悼道之鬱滯始請為博士官置弟子郡國有秀才異等輒以名聞請著為令而詩書易禮之學彬彬並興使唐虞三代以來稽古禮文之事得以不廢今之所以識聖人至道之要者實本於此史稱其罷黜百家表章六經號令文章煥焉可述蓋已不能盡其美然則武帝奢暴因貽患於一時蚡弘之為人得罪於公論而所以扶持聖教者乃萬世之功也平帝元始詔書尚能稱弘之率下篤俗但不及此云

近世文物之殊

國家南渡以來典章文物多不與承平類姑以予所親見者言之蓋月異而歲不同今聊紀從官立班隨駕省試官入院政府呼召百官駙從朝報簡削數項以示子姪侍從常朝紹興中分立於垂拱殿隔門上南北相向以俟進班乾道中猶然暨淳熙則引於殿門上東西對立車駕出常朝文臣自宰相至二史武臣自宗王使相至觀察使以雜壓次序行焉孝宗在普安邸官檢校少保節度使每出必處正尚書之後而乾道以來兩班分而為二唯使相不然故開府儀同三司皆與執政官聯行而居其上紹興十二年壬戌予寓南山淨慈待詞科試見省試官聯騎公服戴帽不加披衫

每一員以親事官一人執勅黃行前是時知舉參詳點檢官合三十一員最後一中
官宣押者入下天竺貢院及三十年庚辰予以吏部郎充參詳官既入內受勅則各
各乘馬不同時而赴院至嘉熙十四年丁未忝司貢舉則了與昔異三三兩兩自為
遲速其乘轎者十人而九矣罕府呼召之禮始時庶僚皆然已而卿監郎官及史局
玉牒所緣提舉官屬之故一切得免逮乾道以後宰相益自卑於是館職亦免迄於
嘉熙則凡職事官朝士駙從至少各得雇募若干取步軍司名籍而幫錢米於左藏
率就雇遊手冗卒兩分可供一名如假借於近郡者給其半初破省馬并一馭者後
不復有馬若乘轎僅能充負荷而已今日以益增雖下列亦占十餘輩進奏院報狀
必載外郡謝上或監司到任表與夫慶賀表章一篇凡朝廷除郡守先則除目但云
某人差知某州替某人及錄黃下吏部則前銜後擬云某官姓名宜差知或權知某
格發遣
州軍州兼管內勸農營田事替某人到任成資闕或云
年滿仍借紫借緋候回日卻依舊
服色外官求休致則云某州申某官姓名為病乞致仕或兩人三人後云某時已降
勅命各守本官致仕今不復行但小報批下或某小報則無由可知此必一宰相以
死為諱者故去之外官表章聞有一二欲士大夫見之者須以屬東省乃可郡守更

一不報細銜禮文簡脫一至於此

庾公之斯

孟子逢蒙學射於羿盡羿之道思天下惟羿為愈已於是殺羿孟子曰是亦羿有罪焉公明儀曰疑若無罪焉曰薄乎云爾惡得無罪此一段既畢而繼之曰鄭人使子濯孺子侵衛衛使庾公之斯追之子濯孺子曰今日我疾作不可以執弓吾死矣夫問其僕曰追我者誰也其僕曰庾公之斯也曰吾生矣其僕曰庾公之斯衛之善射者也夫子曰吾生何謂也曰庾公之斯學射於尹公之他尹公之他學射於我夫尹公之他端人也其取友必端矣庾公之斯至曰夫子何為不執弓曰今日我疾作不可以執弓曰小人學射於尹公之他尹公之他學射於夫子我不忍以夫子之道反害夫子雖然今日之事君事也我不敢廢抽矢扣輪去其金發乘矢而後反孟子書子濯庾公一段幾二百字其旨以請使羿如子濯得尹公而教之則必無逢蒙之禍然前段結尾自常為文者處之必云如子濯孺子施教於尹公之他則可不然後段之末必當云以是事觀之羿之不善取友至於殺身其失如此然後文體相屬茲判為兩節若不關聯而宮商相宜律呂明煥立言之妙是豈步趨模倣所能彷彿哉人

為兒童時便讀此章未必深識其趣故因表出而極論之左氏傳言衛獻公奔齊云尹公他學射於庾公差庾公差學射於公孫丁他與差為孫林父追公公孫丁御公庾公差曰射為背師不射為戮射為禮乎射爾鞫而還尹公佗曰子為師我則遠矣乃反之公孫丁授公轡而射之貫佗臂即孟子所引者而名字先後美惡皆不同

萬事不可過

天下萬事不可過豈特此也雖造化陰陽亦然雨澤所以膏潤四海然過則為霖淫陽舒所以發育萬物然過則為燠亢賞以勸善過則為僭刑以懲惡過則為濫仁之過則為兼愛無父義之過則為為我無君執禮之過反鄰於詔尚信之過至於證父是皆偏而不舉之弊所謂過猶不及者揚子法言云周公以來未有漢公之懿也勤勞則過於阿衡蓋詔王莽也後之議者謂阿衡之事不可過也過則反乃謂莽耳其旨意固然

致仕官上壽

國朝大臣及侍從致仕後多居京師熙寧中范蜀公自翰林學士以本官戶部侍郎致仕同天節乞隨班上壽許之遂著為令元祐初韓康公以故相判大名府還都拜

司空致仕值太皇太后受冊禮畢乞隨班稱賀降詔免赴皆故事也

桃花笑春風

王荆公集古胡笳詞一章云欲問平安無使來桃花依舊笑春風後章云春風似舊花仍笑人生豈得長年少二者貼合如出一手每歎其精工其上句蓋用崔護詩後一句久不見其所出近讀范文正公靈巖寺一篇云春風似舊花猶午以仍為猶乃此也李義山又有絕句云無賴天桃面平明露井東春風為開了卻擬笑春風語意兩極其妙

嚴先生祠堂記

范文正公守桐廬始於釣臺建嚴先生祠堂自為記用屯之初九蠱之上九極論漢光武之大先生之高才二百字其歌詞云雲山蒼蒼江水泱泱先生之德山高水長既成以示南豐李泰伯讀之三歎味不已起而言曰公之文一出必將名世某妄意輒易一字以成盛美公瞿然握手扣之荅曰雲山江水之語於義甚大於詞甚溥而德字承之乃似赳赳擬擬作風字如何公凝坐領首殆欲下拜張伯玉守河陽作六經閣記先託游士及在職者各為之凡七八本既畢並會於府伯玉一一閱之

取紙書十四字徧示客曰六經閣諸子史集在焉不書尊經也時曾子固亦預坐驚起摘伏遺頃聞此二事於張子韶不能追憶經閣所在及其文竟就於誰手後之君子當有知之者矣

大言誤國

隗囂謀畔漢馬援勸止之甚力而其將王元曰今天水全富士馬最強秦舊迹表裏河山元言以一丸泥為大王東封函谷關囂反遂決至於父子不得其死元竟降漢隋文帝伐陳大軍臨江都官尚書孔範言於後主曰長江天塹古以為限隔南北今日虜軍豈能飛渡邪臣每患官卑虜若渡江臣定作太尉公矣或妄言北軍馬死範曰此是我馬何為而死帝笑以為然故不為深備已而國亡身竄逮裔唐元宗有克復中原之志及下南閩意以謂諸國可指磨而定而事力窮薄且無良將魏岑因侍宴言臣少遊元城好其風物陛下平中原臣獨乞任魏州元宗許之岑趨墀下拜謝人皆以為佞孟蜀通奏使王昭遠居常好大言有雜耕渭上之志聞王師入討對賓客援手言此送死來爾乘此遂北遂定中原不煩再舉也不兩月蜀亡昭遠為俘此四臣之佞本為爵祿及一時容悅而已亦可悲哉

宗室尊恩免解

高熙十三年。光堯太上皇帝以聖壽八十。肆赦推恩。宇宙之內。蒙被甚廣。太學諸生。至於武學。皆得免文解一次。凡該此恩者。於二三百人。而宗子在學者。不預。諸人相率詣宰府。且徧謁侍從臺諫。各納一劄。子叙述大旨。且要以為德壽需典。普天同慶。而玉牒支派。辱居膠庠。願不獲與布衣書生等。竊譬之世俗。尊長生日。召會族姻。而本家子孫。不享杯酒。鬻鬻。外議謂何。今龐鴻之澤如此。而宗學乃不許。廁名於義。於禮。恐為未愜。是時諸公莫肯出手為言。適以待制侍講內宿。適蒙宣引。因出其紙以奏。仍為敷陳。此輩所云尊長生日會客。而本家子弟不得坐。譬論可謂明白。孝宗亦笑曰。甚是。切當有理。時所攜只是白劄子。蒙徑村出施行。遂一例免舉。其人名。字。今不復能記憶矣。

唐書載韓柳文

宋景文脩唐書韓文公傳。全載其進學解。諫佛骨表。潮州謝上表。祝鯉魚文。皆不甚潤色。而但換進學解數字。頗不如本意。元云。招諸生立館下。改招字為召。既言先生入學。則諸生在前。招而誨之足矣。何召之為。障百川而東之。改障字為停。本言川流。

潢潰故障之使東若以為停於義甚淺改跋前疐後為躑後韓公本用狼跋詩語非躑也其他以爬羅剔抉為祀羅焚膏油為燒以取敗幾時為其敗吳元濟傳書平淮西碑文千六百六十字固有他本不同然才減節輒不穩當明年平夏一句恚芟之平蜀西川減西川字非郊廟祠祀其無用樂減祠其兩字皇帝以命臣愈再拜稽首減下臣字殊害理汝其以節都統討軍以討為諸尤不然討者如左傳討軍實之義若云諸軍何人不能下此語柳子厚傳載其文章四篇與蕭俛許孟容書貞符懲咎賦也孟容書意象步武全與漢揚惲荅孫會宗書相似貞符做班孟堅典引而其四者次序或失之至云宗元不得名內閔悼作賦自做然其語曰逾再歲之寒暑則責居日月未為久難以言不得召也資治通鑑但載梓人及郭橐馳傳以為其文之有理者其識見取舍非宋景文可比云

冥靈社首鳳

光堯上仙於梓宮發引前夕合用警場導引鼓吹詞邁在翰苑製撰其六州歌頭內一句云春秋不說楚冥靈常時進入文字立待報者則貼黃批急速未嘗停滯是時首尾越三日又入奏趣請付出太常吏欲習熟歌唱守院門伺候適有表弟沈日新在

軍將橋客郟一士人乃上庠舊識忽問楚冥靈出處沈亦不能知來扣子因以莊子語告之急走報此士大喜初孝宗以付巨璫霍汝弼使釋其意此士霍客也效宛轉費日如此又而奉旨令代作挽詩五章其四云鼎湖龍去遠社首鳳來遲當時不敢宣泄而帶御器械謝純孝密以為問乃為舉王子年拾遺記蓋周成王事也禁苑文書周悉乃爾

左傳州郡

左傳魯哀公二年晉趙鞅與鄭戰誓衆曰克敵者上大夫受縣下大夫受郡土田十萬注云周書作雒篇千里百縣縣有四郡然則郡乃隸縣而歷代地理郡國志未之或書又傳所載地名從州者凡五魯宣公會齊於平州以定其位注云齊地在泰山牟縣西見於正經宄如允姓之戎居於瓜州注今燉煌也楚莊王滅陳復封之鄉取一人焉以歸謂之夏州齊子尾使問上嬰伐我陽州注魯地後四十年又書魯侵齊門於揚州注攻其門也古越生子將待事而名之陽州之役獲焉名之曰陽州是齊魯皆有此地也衛莊公登城以望見戎州曰我姬姓也何戎之有焉以上唯瓜州之名至今未改

貧富習常

少時見前輩一說云。富人。有子不自乳。而使人棄其子。而乳之。貧人有子。不得自乳。而棄之。以乳他人之子。富人懶行。而使人肩輿。貧人不得自行。而又肩輿。人是皆習以為常。而不察之也。天下事。習以為常。而不察者。推此亦多矣。而人不以為異。悲夫。甚愛其論。後乃得之於晁。以道客語中。故謹書之。益廣其傳。

唐用宰相

唐世用宰相。不以序。其得之者。甚易。然固有出人大僚。歷諸曹。尚書。御史大夫。領方鎮。人為僕射。東宮師傅。而不得相者。若顏真卿。王起。楊於陵。馬摠。盧鈞。韓臯。柳公綽。公權。盧知猷。是也。如人主所欲用。不過侍郎。給事中。下至郎中。博士者。才居位。即禮絕百僚。諫官。御史。聽命之不暇。顧何敢抨彈其失。與國朝異矣。其先在職者。仍許引其同列。若姚元崇之引宋璟。蕭嵩之引韓休。李林甫之引牛仙客。陳希烈之引楊國忠。韋見素之引關播。李泌之引董晉。竇參之引吉甫。裴垍之引李德裕。李回皆然。

史記簡妙處

太史公書。不待稱說。若云。褒贊其高古。簡妙處。殆是摹寫。星日之光輝。多見其不知。

量也。然予每展讀至魏世家蘇秦平原君魯仲連傳未嘗不驚呼擊節不自知其所
以然。魏公子無忌與王論韓事曰：韓必德魏愛魏，重魏畏魏，韓必不敢反魏。十餘語之
間，五用魏字。蘇秦說趙肅侯曰：擇交而得則民安，擇交而不得則民終身不安。齊秦
為兩敵，而民不得安，倚秦攻齊，而民不得安，倚齊攻秦，而民不得安。平原君使楚客
毛遂願行，君曰：先生處勝之門下，幾年於此矣？曰：三年於此矣。君曰：先生處勝之門
下，三年於此矣。左右未有所稱誦，勝未有所聞，是先生無所有也。先生不能，先生留
遂力請行，面折楚王，再言吾君在前叱者何也？至左手持盤血，而右手招十九人於
堂下。其英姿雄風，千載而下，尚可想見。使人畏而仰之，卒定從而歸。至於趙平原君
曰：勝不敢復相士，勝相士多者千人，寡者百數，今乃於毛先生而失之。先生一至楚，
而使趙重於九鼎大呂。毛先生以三寸之舌，強於百萬之師，勝不敢復相士。秦圍趙，
魯仲連見平原君曰：事將奈何？君曰：勝也何敢言事。魏客新垣衍，令趙帝秦，今其人
在，是勝也何敢言事。仲連曰：吾始以君為天下之賢公子也，吾今然後知君非天下
之賢公子也。客安在平原往見衍曰：東國有魯仲連先生者，勝請為紹介交之於將軍。衍
曰：吾聞魯仲連先生，齊國之高士也，衍人臣也，使事有職，吾不願見魯仲連先生。及

見行行曰吾觀居此園城之中者皆有求於平原君也者今吾觀先生之玉貌非有求於平原君者也又曰始以先生為庸人吾乃今日知先生為天下之士也是三者重沓熟復如駿馬下駐千丈坡其文勢正爾風行於上而水波真天下之至文也。

玉津園喜晴詩

洎熙十二年三月二十六日車駕宿戒幸玉津園命下大雨有旨許從駕官帶雨具將曉有晴意已而天宇豁然至晚歸邁進一詩歌詠其實云五更猶自雨如麻無限都人仰翠華。翻手作雲方悵望舉頭見日共驚嗟。天公的有施生妙帝力堪同造物誇。上苑春光無盡藏何須羯鼓更催花。四月四日扈從詣景靈宮朝獻蒙於暮次賜和篇聖製云。比幸玉津園縱觀習事適霽色可喜卿有詩來上因俯同其韻春郊柔綠遍秦麻。小駐芳園覽物華。應信吾心非暇逸頓回晴意絕咨嗟。每思富庶將同樂敢務游畋漫自誇。不似華清當日事五家車騎爛如花。後二日兵部尚書宇文价內引上舉似此詩曰洪待制用雨如麻字偶思得秦麻可押又其末句用羯鼓催花事故以華清車騎答之价拱手稱贊明日以相告云。

號巨賀蘭

天下國家不幸而有四郊之警。為人臣者當隨其事力。悉心盡忠。以致尺寸之效。苟為叨竊祿位。視如秦越。一切惟己私之。是徇雖千百載。後觀其事者。猶使人怒髮衝冠也。唐天寶祿山之亂。可謂極矣。號王巨為河南節度使。賀蘭進明繼之。擁數道之兵。臨要害之地。專為征鎮。有民有財。而汗漫忌疾。非徒無益而反敗之。巨在彭城。張巡在雍丘。以將士有功。遣使詣巨。請空名告身及賜物。巨惟與折衝果毅告身三十通。不與賜物。巡竟不能立。徙於睢陽。先是太守許遠積糧六萬石。巨以其半給濮陽濟陰。遠固爭不得。二郡得糧。遂以城叛。而睢陽食盡。顏魯公起兵平原。合眾十萬。既成。魏郡堂邑之功矣。是時進明為北海太守。亦起兵。公以書召之。并力進明。度河。公每事咨之。軍權始移。遂取捨任意。以得招討。後詣行在。因譖房琯。自嶺南而易河南。張巡受圍困棘。遣南霽雲告急於其所治臨淮。相去三百里。弃而不救。平原睢陽失守。實二人之故。一時議者皆不以為言。使之連據高位。顯為佞罰。曾不十年。巨斥刺遂州。為段子璋所殺。進明坐第五琦黨。自御史大夫竄謫以死。天網恢恢。茲焉不漏。

容齋五筆卷第五終